

知無不言

（一）

● 陳若曦（中央大學教師、自由作家）

民之所欲

叩應節目民衆心聲

上週搭計程車，收音機播放某電台「叩應」的節目，有個聽衆正對李登輝總統十萬台幣的賑災捐款表示「遺憾」。

司機在前座氣呼呼地回應：「真小氣，我昨天就捐了全天的收入！」

我不禁嚇了一跳，選舉還沒到來，司機何以如此「政治化」呢？轉念一想，這次「賀伯」颱風帶來的災難，顯然超過一場選舉，也難怪民衆要激動了。

我安慰司機：「十萬塊已經超出總統的一日所得了。「第一家庭」的開銷想必不小，譬如孫女兒在鴻禧山莊的房子，恐怕他祖父也要幫她打理的。」

「連戰副總統捐六萬塊更不像話，誰不知連家是台灣巨富之一！」

我趕緊提醒他：「別忘了他是『副』字輩，不搶人風頭也是美德。」

司機仍是振振有詞：「你知道他女兒一場『世紀婚禮』花多少錢？」

「這個你也要體諒，」有娶媳經驗的我更加同情了，「嫁個女兒如同剝了一層皮，連家更要養精蓄銳幾年才行。」

我告訴司機，李總統素來以「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」為念，在這次特大洪災中，若能悟出高爾夫球場對水土保持不利，從此帶頭不打或少打點高爾夫球，那就功在國家，甚至名垂青史了。

「現在的總統比古代的皇帝還不如！」司機仍是滿腹牢騷。「以前的皇帝碰到天災還會『下詔罪己』，現代的總統和政府官員卻只曉得推卸責任！這次颱風死傷多少人了，迄今有那位官員引咎辭職呢？」

哇，我對這位司機的歷史常識肅然起敬。一問才知，原來是宣告破產的公司老板，看來有大學的學歷吧。聽說台北的計程車司機「臥龍藏虎」，這是一例了。

我鄭重指出：「總統是人民選出來的，他老人家也表示過，選民是總統的『頭家』，所以碰到天災人禍時，我們老百姓才應該『下詔罪己』，起碼要好好反省自己才對。什麼樣的人民就選什麼樣的政府官員——『民之所欲』嘛！」

景氣一再亮起紅燈

不說歐美了，就看看近鄰的日本，人家也是地小人多，但是森林保養得一片蒼翠。我去年在日本的鄉下旅行一週，就沒見過哪怕一小塊裸露泥土的山坡地，或是採掘砂石而把河川挖得滿目蒼夷。我們的政府官員，學歷之高相信舉世罕見，豈不知水土保持之理？奈何商人「利」字當頭，「紅包」也無堅不摧，於是無牌營建的高爾夫球場也能「就地合法」了。

台灣人自私自利，還表現在本位主義上。南投的神木村這回原可免於毀村之難的。兩年前「道格」颱風曾在此造成頗大的損害，慈濟功德會經過地形勘察，有意為神木和仁愛鄉的另一村遷地重建。另一村順利遷村了，但神木村需要的土地屬於台大實驗林，無論証嚴法師、縣長和省長怎麼去溝通，台大就是不賣這一塊地。如今「賀伯」肆虐，另一村安然無恙，神木村卻毀於山洪。如果台大能多多體恤原住民的利益，這回可就功德無量了。

台灣人真是變了，急功近利到不顧旁人死活。我在餐館吃飯，看到綠油油的蔬菜就胃口大開；一想及農藥可能未除乾淨，不禁提心吊膽，真是餐餐吃得十分「悲壯」。

我們不但自私自利，而且變得懶惰成性。在朋友家裡看到菲傭，在工地上看到大量的外勞，「由奢入儉難」，景氣已一再亮起紅燈，將來如何是好？

金門長期缺水，這是駐軍眾多和地理環境造成的客觀事實。現在不想法自己克服，卻想簡單方便地到廈門「買水」去。如果廈門水源豐富也還罷了，但廈門自己也有水荒，硬從廈門人喉嚨裡擠出的水，金門人能喝得安心嗎？

「民之所欲」是什麼？但願不是貪得無厭的同意詞才好。

「日本人第一」的感慨

踏足東瀛受到歧視

在美國聽慣了「日本第一」，指他們的汽車和許多電器電子用品領先全球，倒也無話可說。踏足東瀛，發現這「日本第一」已轉化為「日本人第一」，感受就複雜多了。

我義父石光海先生在日本行醫，囑我於櫻花盛開的四月去看他。正好台灣作家陳燁久慕櫻花之名，樂得結伴同行，乃相偕搭華航飛機去東京。

羽田機場並不擁擠，但過關時外國旅客卻排了長龍，原來只有一個櫃台開放給外國人。反觀日本人，人數只有外國旅客的兩三成，倒有兩個櫃台為他們服務，待遇之懸殊，至為明顯。

過海關內外有別，那是先進國如香港、美國……都一樣的，但是沒像日本這麼明顯的差別對待。當時，外國旅客的不滿可曰溢於言表。然而日本海關關員對他們明說或暗示性的歎息均置若罔聞，直等日本旅客處理完了，才施施然轉過來給外國人服務。過去這三十年裡，我平均十年來日本一回，這卻是頭回嚐到被歧視的滋味。

義父已屆八十高齡，一週只看病三天，其它時間就開車帶我們四處遊逛。他住的北茨城，距東京兩小時車程，據說是典型的「鄉下」了。除了人口稀少，街市不如東京繁華外，以我住香港、台北和舊金山的經驗看，諸如劇院、球場、公園和五層樓以上的百貨公司……，不但應有盡有，而且設施新穎，極有品味。此外交通便利，火車和高速公路俱全。到處都不愁停車位，僅是這一點就不知羨煞了多少東京人！

小鎮的公園更是寬敞，往往附設球場，場地供過於求，看得我這個不會打球的人都手癢起來。由於鄰近童話詩人雨情的出生地，有個公園還把他一生的重要詩歌雕刻出來，配以圖畫，作永久展覽。如此詩情畫意的鄉村小鎮，難怪義父五年前一見鍾情，越住越滿意了。

義父是台灣宜蘭人，早年留日學醫，四十年代去中國行醫，因國共內戰而滯留上海，一住四十年。當回憶起這段歷史，他不勝感慨地說：「我們中國為消滅城鄉差別而奮鬥了四十年，結果是一片『均貧』而已。八十年代回到日本一看，發現這裡才真正消滅了城鄉差別。」

日本如今是舉世聞名的高消費國家，百貨商店裡沒有一樣東西不貴過香港和美國的。正巧撞上美元對日幣暴跌的幾天，口袋裡的美元日日縮水，嚇得我和陳燁連最便宜的香蕉都躊躇半天。百貨店裡也有廉價品，但這些打折的幾乎全是外國貨，以中國居多，韓國其次。商標是「日本製造」的衣服，即使快換季了，價碼仍居高不下。

看慣了港台天天「廉價」的服裝廣告，我很納悶：「不減價豈不留著壓倉？」

據說不會，因為「日本人第一」，不用宣傳他們也會自動買國貨。外國米奮鬥了十幾年才打進市場，但是日本米的地位「我自巍然不動」。許多商人要把外國米和日本米混起來才賣得出去。日本的國寶米在美國加州一磅賣五角美元，在日本是兩塊五，五倍價錢！

有位留學生就認為：「日本人第一還表現在外銷上，工業產品是好的留著本國自己用，次等的出口到歐美，三等的則銷去中國和東南亞。」

我沒有深入地調查和研究，這一點僅供參考。

環保意識深入民心

（本）最令我羨慕，甚至是妒嫉的，是日本森林面積之廣。從北茨城的海灘，南下東京，再西到京都，所經的山坡和平原都是一片茂密的新綠，空氣清爽宜人。在鄉下更能體會環境保護工作的深入和細緻，山坡上多是人工栽種的松林，所有溪流都水流清澈。四月二日早晨出外散步，發現前此幽靜的溪邊，忽然站出一排人手一桿的釣客。原來這一天是公定的「開釣」日，在此之前沒人敢越一步雷池。

。連想到公路旁常有防火的標語，但不必有「盜林有罪」之類的警告，人民固然守法，相信是環保意識更深入民心才是。

日本人口密度高，為什麼不像有些國家，譬如中國，顯得那麼童山濯濯呢？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，譬如兩次大戰的戰場都不在日本（只要想想，兩顆原子彈就結束了戰爭，省去聯軍大舉登陸的消耗和破壞，其實功不可沒），本土沒遭到破壞；另外，他們開發核電能源很成功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日本留著自己的森林不開採，盡量利用進口木材。

其實日本也是木材的高消費國家，只要看看他們的傳統木結構房屋、傢俱和餐具，即可一目了然。我們環保人士最痛恨的一次用木筷，便是日本人的發明，如今流毒全世界。罵日本自私，說他們造成印尼的原始林面積銳減……，這些並沒有多大意義，任何國家和民族爲了生存，還是多多學習人家的經驗爲佳。

日本保護自己的能源，還不僅止於森林。北茨城原是煤礦區，十幾年前政府禁止開採，目的在保留這種不會再生的礦產。美國的許多小鎮，一旦停止採礦了，全變成荒涼的鬼域。北茨城以農產品取代礦產，保持進步繁榮，還有能力到中國聘請醫生，說是「日本奇蹟」也不爲過吧。

日本人爲他們的繁榮也付了代價。義父是皮膚科專家，以他經手的病例加以統計比較，便發現當今的過敏性皮膚炎之多，與五十年前相比稱得上「暴增」。

「這也是開發國家的通病，因爲使用了太多的化學物之故。」

尤其是花粉熱，以前我以為是美國人的「專利」，如今也是日本人的毛病了。從今春開始，日本報紙也學美國同行，每天刊出空氣中的花粉草籽數量，好讓一些有過敏傾向的人知所趨避。

以日本草木森林之茂密，但願這花粉熱的毛病不會成爲「日本人第一」才好。

關渡沼澤

寬闊感覺美得奢侈

幾年前第一次接觸「關渡沼澤」，是讀到生態作家劉克襄呼籲保留這塊濕地的文章。最近有幸在愛鳥的吳尊賢導遊下，初次踏上沼澤，一路果真「如入寶地」，美不勝收。

關渡是基隆河流入淡水河之交匯區，淡水河距海咫尺，海水經常倒灌，關渡沼澤因而兼具鹹淡水質。市府很早就築了一條長堤，把淡水和海水區隔開。人站堤岸上，放眼四週，觀音山和紗帽山歷歷在目，尤其整座觀音山一覽無遺，那種寬闊感覺簡直美得奢侈。僅是讓蝸居水泥林中的市民眼界有所舒展，這個「自然公園」就值得存在，何況它還是多種珍稀動植物的棲息場所，水筆仔即是其一。

水筆仔是紅樹林的一種，這蒼蒼鬱鬱一大片是地球上緯度最北的紅樹林，在台灣已呈「日薄西山」狀態，恐怕也是台灣夏日僅見的蘆花蕩了。

步行堤岸上有如行走山蔭道，目不暇給外，蟬鳴更賽過交響樂演奏。小時司空見慣的黃槿和苦楝子，在專家眼中都是自然界的瑰寶。即使是野花如鬼針，附在行人衣履上以傳播花粉，聰明人從而汲取靈感，發明了替代鞋帶和口袋拉鍊的魔術粘。可見文明和自然息息相關，任何一樣動植物滅種了，都是難以彌補的損失，這沼澤竟是一間自然教室。

沼澤也是臥龍藏虎之地。退潮時，濕地上橫行著甲殼鮮亮的招潮蟹；不甘示弱的拜佛蟹則忙著一張一合兩只大螯。眼睛長在頭上的彈塗魚離開了水，在泥地上表演為它贏得「花跳」名稱的看家本領。儘管這次沒見到它爬樹，然而想到讓「緣木求魚」這句古老成語落空的魚類存活在台灣，實在值得自豪。

漲潮時，但見隨水而來成群的小魚，穿梭悠游在紅樹根間。綠林叢中忽地撲翅而起一隻黃頭鷺，追趕那剪空而過的燕子。須臾，一排埃及聖環劃過長空，藍天白羽，煞是美觀。

沼澤邊長著兩叢蘭草，小時候包粽子用它當繩子，現在似也不多了。水邊不少鷺鷥；難得的是一隻提早從西伯利亞飛來的大白鷺，脖子長達九十公分，亭亭玉立，水中倒影也優雅修長，令人百看不厭。

沼澤因為資源豐富，關渡因而是台灣屈指可數的候鳥棲息地和中轉站之一。

吳尊賢說：「鯊魚和海豚在台灣海域迴游，東海岸常可看到鯨魚，我們已經是生物的「亞太營運中心」了。」

環保台灣幸福人生

本土的香魚也到河口產卵，然後迴流。沼澤地不但是生物的孵育和棲息地，也能調節氣候，兼蓄水和泄洪，作用和湖泊不相上下。關渡附近的氣溫就比台北市要低個攝氏一兩度。

紅樹林更能「吃掉」工業排出的重金屬，這種解毒作用尤其難能可貴。

顯而易見，開發沼澤地會破壞生態，後果堪虞，美國已率先敲起警鐘，個別地區甚至要求「恢復」原狀。素以「造陸」自豪的低地國荷蘭，現在也聽任一些陸地被海水「沖」成沼澤。

台灣過度開發，如今沼澤地已所剩無幾了。這場賀伯颱風，曾讓紅樹林的鄰居社子島變成「水鄉」，便是一記警鐘。

以台北寸土寸金的情況，關渡沼澤得以逃過「一劫」，固是「民之所欲」，也有賴早年李登輝當台北市長時的堅持。以後歷經吳伯雄等掙扎，直到陳水扁時代，終於在今年立法通過自然公園的設立。儘管過程艱辛，但也證明環保是「非不能也，乃不為也」。

就在珍稀的紅樹林腳跟，我們看到遊客丟棄的垃圾，塑料瓶最是悚目驚心。

環視四周，令人心曠神怡的景緻中，卻有煞風景的垃圾焚化爐，直插藍天的大圓筒正飄散著縷縷黑煙。它也提醒我們，環保已是燃眉之急了！

為了少建焚化爐，我們必須做垃圾分類和回收。為了保有沼澤，我們要嚴格規劃建築和建地，還要植樹造林……。可惜我們喊了多年的環保，但是成效不著，人心似乎已經麻木。聽過証嚴法師一場「幸福人生」的系列講座，聽眾人山人海。我相信，如果法師能登高一呼，展開一系列「環保台灣」的講座，台灣就有救了。

一九九六年八月於台北